



禾土书页间 生长着一座村庄的记忆

□ 邢文柱

出一本彩绘的《瑞应寺传说》，脸上绽开胜利的笑容，随即蜷进窗下的藤椅里，立刻沉入另一个世界去了。

佟力老师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眼角的皱纹柔和地舒展开来。“刚回来办书屋的时候，有人说，‘村里人忙生计都来不及，谁来看书？’”他声音不高，语速平缓，像在陈述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实，“可你看，他们来了。不一定是为了‘有用’，有时就是来找个舒服的角落，看看故事，翻翻图画；或者，什么也不做，就是想坐一会儿。”

这间屋子，提供的或许不止是知识，更是一种关于生活的、从容的可能性。它让“闲时”不再是空白的消耗，而可以被赋予沉静的重量与光泽。

然而，禾土书屋的“阅读”，远不止于室内。当佟老师引我穿过一道侧门，步入后院时，一个更为辽阔而沉重的“文本”，豁然展开在眼前——这里没有书架，陈列的是另一部由器物写就的浩繁史诗。

最先攫住我目光的，是那座敦实的传统大锅灶台。灶膛口幽黑，仿佛还吞吐着昨日的柴火与温度。我下意识地伸手，握住灶台侧面风匣的木柄：冰冷，光滑，是无数双手千万次推拉摩挲出的包浆。

我轻轻一拉一送——“呼—嗒—”，低沉而沧桑的声音，像是从岁月极深极远处传来的一声叹息。这声音里，有炊烟袅袅的清晨，有蒸汽弥漫的冬日，有一家人围坐等待饭菜的温情，也有农忙时节主妇匆忙烧火时的辛劳。这具静默的风匣，原是一个家族呼吸的肺。

目光移开，院内物件如历史的坐标，一一标注着过往生活的轨迹。巨大的石碾与磨盘，沉默地诉说着谷物如何被耐心地研磨成哺育生命的粉末；圆筒形的仿古粮仓，依稀残留着丰年的饱满气息；而那座“轱辘把”老水井，井绳深深的勒痕，是村庄汲取生命之源的凭证。最令我驻足良久的，是倚墙而立的几件农具：铁质的耩犁，刃口已有些钝了，却仍能想象它破开春天第一块板结土地时的锋利；厚重的石头滚子，表面坑洼，那是压实土地、祈盼丰收的循环往复；还有那架木

制的风车，扇叶静止，却仿佛仍能听见它摇动时，将秕谷与实粒分辨开来的、那富有韵律的“哗哗”声……

我久久抚摸着冰凉的犁铧，那粗糙的触感直抵掌心。这些器物，曾是土地的延伸，是农人手臂与脊背的延伸。它们不是观赏的古董，每一道磨痕、每一处缺损，都曾紧密地贴合着一代又一代农人的手茧，都曾参与到泥土的翻身、种子的萌发与金秋的弯垂之中。它们是“禾土”二字最坚实、最沉默的注脚。

书屋内的万卷书，讲述着思想与远方；而院中的这些器物，则铭刻着生存与根脉。它们一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：既要仰望精神的星空，也需牢记大地的语言。

夕阳开始西沉，为整个院落镀上一层暖金色的、蜂蜜般的光泽。我该告辞了。回望“禾土农家书屋”，它在渐浓的暮色里，显得愈发沉稳而明亮。它不再仅仅是一间藏书室，一个展览馆；它更像一个温柔的枢纽，将易逝的时光与恒常的记忆焊接，将飘散的知识与厚重的土地衔接，将一位学者晚年的心血，与一个村庄未来的可能性紧密相连。

车子驶离村庄，书屋的轮廓在后视镜里渐渐变小，最终融入苍茫的群山。但我深知，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。那拉动风匣的“呼嗒”声，那书页翻动的窸窣响，以及那弥漫在空气中的、纸与木与土混合的复杂气息，已悄然沉淀在我的感知里。

佟力教授以书为禾，以器为土，在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，耕种出了一片独特的精神原野。而这原野的丰收，并非满仓的谷物，而是一个村庄在时代湍流中，得以安放记忆、确认自身、并从容面向未来的，那种沉静而充满生命力的目光。

归途上，我忽然清晰地意识到：一个国家最深邃的力量，不仅在于都市里直插云霄的楼宇，也在于乡野间这样一盏不肯熄灭的灯。它照亮的，是来路，也是归途。

（作者系大连海事大学教授，佛城镇生人）

七律·孤傲松

□ 陈 岩

茆茆孑立两崖间，
地脉相通一点连。
绝似青鸾冲断谷，
惊呼看客谓奇观。
存身险峻非争宠，
得意孤高不胜寒。
夹缝听风凌傲骨，
乱云飞渡亦清闲。

五绝·空谷幽兰

□ 周宏辉

笑靥半含香，
幽幽缀月光。
孤标遗世立，
何惧晚来霜。

五绝·忆昔

□ 李春锋

未解青春梦，
难堪岁月流。
门前河水逝，
送走几多愁。

酒泉子·好友聚

□ 张树伟

闲置冗忙，
兄友聚合常感。
道康平。
嘘冷暖。
喜盈堂。

日匆匆鬓发填霜。
豪气岂曾收敛。
岁难留，
心有盼。
尽挥觞。

今晚

□ 顾鹏程

今晚
没有月色
酒杯安静

是谁站在窗边
打探小鸟的去向
推开老花镜

望着窗外起舞的柳枝
摇落一冬的心事
从此 步履轻盈

四季 · 人生

□ 尹成荣

一年有四季：春、复、秋、冬，春暖，夏热，秋凉，冬寒。人们在体验四季的轮回时，既体验着四季的特点，也不得不面对四季的不足。

春光明媚，春暖花开，人们盼望着春天的到来，可是春天来的时候，天未必会暖。“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……”。春寒料峭，春天的冷似乎要比冬天的寒更让人难以忍受。人们在享受春天的暖阳时，也不得不忍受着料峭的春风。

夏天到了，万物欣欣向荣，枝繁叶茂，可炎炎烈日或阵阵暴雨也让人们领教了夏天的变化无常。而少雨的干旱及多雨的洪涝都让人们苦不堪言。人们盼望风调雨顺，洪涝或干旱无论哪种都不是人们所喜欢的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满树的累累硕果和田野里的金黄稻浪，无不让人感到秋收的喜悦。只是在几场秋雨过

后，树叶凋零，青草枯败，萧条的景象也让人备感凄凉。秋天给人们带来了收获，但同时也让人们感受了生命的脆弱和悲凉。

冬天到了，雪花扬扬洒洒从天空飘下，轻盈飘逸，像洁白的精灵，让人感觉到冬天的温柔。有这样一句话“这个世界太浮躁，太虚假，所以冬天不得不板起了它的面孔，所以，这个世界需要冬天……”；而当呼啸的北风如刀刮在脸上时，人们忍受着刺骨的寒冷，对冬天再喜爱，也会产生畏惧之情。

一年的四季，就如人的一生：春天如童年、夏天如青年、秋天如中年、冬天如老年。人的童年：活泼、顽皮、可爱、纯真，就像充满希望的春天，无忧无虑、天真烂漫但幼稚；人的青年：蓬勃、向上、热情、奋发，就像火热充满朝气的夏天，充满激情，无畏无惧，但易

冲动；人的中年：成熟、坚韧、沉稳，宛如丰富喜悦的秋天，踏实稳重，深思熟虑但颇感疲惫；人的老年：含蓄、隐忍、深沉、豁达，如寂寥沉重的冬天，满腹寂寥，归于平淡。

四季有缺憾，人生亦不完美，有缺憾的四季映照出有缺憾的人生。完美的人生、完美的四季是不存在的，那只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，是对美好生活所抱有的希望和憧憬。

聪明人不会要求完美，因为在追求完美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那份和谐与自然，恬淡和宁静。无论是人生还是四季，面对那些缺憾要有良好的心态，保持平常心，这种心境就是一种完美！

有缺憾的四季也是圆满的四季，有缺憾的人生亦是完美的人生。缺憾与完美皆由心境心态使然，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！